

第十五屆流浪者計畫

前方的道路將會崎嶇艱難
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
但我還是踏上這條路
那是個寬廣的世界

鮑布狄倫

2005 年林懷民先生將「行政院文化獎」獎金捐給雲門基金會，開啟「流浪者計畫」。在智榮基金會及各界朋友支持下，已獎助 147 位青年創作者及社會工作者，獨自前往亞洲完成 60 天以上的「貧窮旅行」。

2008 年開辦「流浪者校園講座」，鼓勵流浪者進入校園分享旅途中的歷程與感動，獲得廣大回響；2009 年起，智榮基金會鼎力支持，讓講座範圍深入偏遠校區、離島、慈輝專案學校、矯正機關及民間中途機構，12 年來講座足跡走遍全台，累計場次超過一千，將勇敢逐夢的種子撒在數以萬計的學子心中，期待未來的發芽。



第十五屆(2019年出發)的九位流浪者，在旅程之後寫下自己的故事

王宇光	面對海洋 你必須學會等待.....	3
李世揚	一期一會.....	6
周曼農	試著崩潰的旅程.....	9
徐振輔	理想的幻滅.....	12
張簡忠逸	當島民遇上島民.....	15
葉覓覓	覆在靈魂裡的營養字跡.....	18
廖于吟	成為你希望看到的改變.....	21
廖佩岑	凝視鷹獵.....	25
蘇淮	跟隨海龜流浪.....	28
衷心感謝	31

面對海洋 你必須學會等待

王宇光 舞蹈工作者

旅行國家 印尼

旅行計畫 不做舞蹈，不想藝術，面對生命，赴印尼周遭島礁學習海洋文化



在位於印尼東努沙登加拉的古邦（Kupang）打聽著浪人鱒的訊息。港邊的討海人比手畫腳的說著，問著問著圍觀的人越來愈多，能說上一兩句英文的搖身成為漁村英雄，擔任起了我與村民的翻譯，雞同鴨講一段時間後，得到了阿洛群島（Alor Archipelago）的資訊，隔天早上就有交通船過去。

從古邦到阿洛群島一週只有兩次船班，17 個小時航程，我想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船艙散出的味道，混雜著汗味、霉味與煙味，通鋪上蟑螂與老鼠橫行，那是漫長的一天，當地人似乎習慣了長時間的航行，大部分的乘客一上船就倒頭大睡，那可是中午 12 點。

擔心和害怕順著海洋的風追上了我的身體

在鋪上翻來覆去，船艙另一頭傳來爭吵的聲音，一名婦女偷乘客的東西被抓到，男人們抓著她的頭髮將她壓制在牆邊。問了身旁的人，偷竊在穆斯林是嚴重的罪行，得知了這樣的訊息，也讓我一直繃緊擔心行李被偷的神經稍稍地放鬆。

深夜爬上了船頂，滿天的星辰包覆著我的身體，不盡相同閃爍的顏色或近或遠，眼前這片天空像是圓形體完整的覆蓋著海洋可視的盡頭，規律的海浪與柴油引擎聲以外有著無以名狀的靜默，沉浸在這魔幻的當下，除去「人」的時間與空間裡，海洋、天空、風、我與鐵殼船。才驚覺即將到達一個完全沒有計劃的島嶼，沒有認識的人、語言可能無法溝通、住宿的資訊也都沒有，擔心和害怕似乎順著海洋的風一直到現在，追上了我的身體，滲透進心裡。



凌晨四點抵達港口，身體記憶還拖著長時間在船上的規律搖晃，下了船在港口站著不自主地覺得地面在晃動。天空一層一層的亮起，一群海豚就在面前翻滾、跳躍，海水清澈無比，這片海域和鏡面一般光滑。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天堂？我問著自己。

心理和身體被擊潰

因為浪人鱻的掠食特性，擬餌「潑叭」(Pooper)是最適合不過的選擇。「Popper」是木頭做的，透過釣者操作，將擬餌向遠方丟擲，再快速而用力地收回，讓「Popper」在海面上「撞」出水花與發出「潑潑啪啪」的聲音，試著模擬小魚們串逃的振動與畫面進而引誘掠食性大魚攻擊。

在島上的每一天，都如此的重複同樣動作，漸漸的身體開始反抗，我的背部開始發炎，手掌因不斷地拋投而磨了破皮，腳也因為一直走路、探尋而起了水泡，每天都在想著要怎麼找理由和藉口放棄，只想洗個熱水澡，吃熱的食物與安穩的睡一覺。

我著急的想要找到魚，心理和身體被擊潰，我以為我可以習慣低物質的生活，我以為可以扛下挫敗，我以為我可以。其實，那並不是習慣，而是在忍耐，那似乎是很底蘊的自我，那個自私、自以為是、覺得可以克服一切的我。

「面對海洋，你必須學會等待，在海上，月亮決定了收穫」，船長指著月亮這樣說。

穿越阿洛群島的洋流水溫偏低，流速很強，當漁船靠近洋洋流，低沉轟轟的聲音，那是海洋的呼吸。在洋流的兩側，主流和支流相接的區域會形成大小不一的漩渦。有一次，我們的船被支流推進了漩渦中，原地快速地打轉著，只見船長不疾不徐地發動引擎，加足油門駛離，我扎實著佩服討海人，如此熟知海洋性格，學習海洋的智慧。

船長說的月亮意思是潮汐，潮汐有漲潮退潮、大潮小潮，潮汐是時間與空間的關係，我是這樣的建構潮汐的想像，當海洋漲到了某個高度，會覆蓋到離水面較高的礁石，這些礁石上有著小魚們的食物(海藻或其他生物)，而小魚是浪人鱻的食物，因此浪人鱻只會在特定的潮汐出現在特定的海域掠食。



傳說，每個漁人都會有一條背上刻有他名字的大魚

那早，第一次的拋投，擬餌後方劃出一道水痕，銀黑色的背鰭浮出了水面，那是浪人鱸！咬了餌後轉頭向著本流裡頭衝去，巨大的力量不斷地將線拉出，我蹲著讓自己不被拉下去，背部開始抽筋，大腿發抖著，汗珠從我的手臂上一顆顆的浮出，我能做的只有緊抓著釣竿等待，船長在後方滑著槳，跟著魚移動的方向調整船頭的位置，避免線因為割到船底而斷掉。

我知道只會有這一次的機會，在這一天、這一趟旅程、或是這一輩子，每次的拋投前我都會這樣提醒自己，檢查著每一個線節與環節，你要面對的對手是用生命在拼搏，在線的兩端，沒能容許任何一絲犯錯的空間。推測著牠的移動方向，一圈一圈的收回被拉出的魚線，這段一進一退的雙人舞時而像 Battle，時而像 Tango 的來往著。

不記得哪裡聽來的漁人傳說，每個漁人都會有一條背上刻有他名字的大魚，當你找到了牠，你會知道。浪人鱸緩慢著浮上水面，這樣畫面我在腦中演練了數百次，魚影銀光閃閃著由深到淺，真是個可敬的對手，用盡了力氣到最後一刻。我們的生命在這刻觸碰著。

抱著浪人鱸，想起了那個傳說。總算找到了。浪漫的想著。

傍晚躺在碎石礫堆砌的海岸，短暫快速的碎浪節拍，七短一長的規律循環著。夕陽下的靜謐海面色彩瞬息萬變，遠方的船隻向著港口的方向划著。

這世界好大，巨大到讓人們幾乎忘了自己有多渺小，巨大到包容著人類的慾望與作為、巨大到我們終究得用最為謙卑姿態與它相處。我如此的熱愛著海洋，而她始終包容著一切，到那裡都一樣。

一期一會 揮灑每個當下，即興音樂人生

李世揚 音樂創作暨表演藝術工作者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探訪日本實驗與即興音樂展演場域，和在地藝術家合作共演

人生是矛盾的，該要是最即興的旅程，卻預先做足不少規畫。當初總被問起何不選擇個新鮮的城市？也許是摩羯座的個性，太過認真希望能有所獲，決定前往有點陌生又不是太熟悉的日本。

第一個月，我幾乎都在東京附近的區域活動。幸運趕上第十屆墨田區街道爵士音樂節（The 10th Sumida Street Jazz Festival），三天的活動熱鬧非凡，多達 50 個據點，演出場域遍及都市的每個角落，音樂廳、車站前、街頭小巷、公園、唱片行。音樂和日常生活如此貼近，印證淘兒唱片「沒有音樂，沒有生活」（No Music, No Life.）這句話。



墨田區街道爵士音樂節

參與不同的節慶，可以觀察其發展特色。同樣在東京的仙川爵士藝術節（Jazz Art Sengawa），邁向第十二屆，過去有官方的支持，今年卻被刪減經費，使得營運產生問題，音樂家們自主性的發起募資，甚至連身邊的親友眷屬都投入志工協助。卷上公一，該節的總監，除了是一位傑出的人聲表演者，多樣樂器的演奏家，他所領導的前衛搖滾樂團 Hikashu，成立迄今已達 40 年，仍持續活躍樂壇。在這裡的「爵士」，意味著更自由、多元的即興創造方式。藝術節有專為兒童設計聆聽的音樂會，也有像「爵士屏風」這般將日本民族文化趣味融合的特殊活動。透過樂人與觀者的關係，擁擠在封閉的狹小方格（位於屏風內所建立的親暱專屬感）；身處公園（置於外向屏風裡窺探隱私，遮蔽猜疑的神秘感），屏風經過設計，窗戶開法（上下左右），結構樣貌（型變），更擴展空間層次所帶來的不同聆賞感受。

此次，我也相當榮幸受邀於仙川爵士藝術節演出，然而，期間發生一段讓人懊悔留憾的插曲，我將相機放在一個樸素的紙袋，遺忘在節慶最後一天的會場，最後仍未能尋回，因為不常整理資料備份，過去四、五年出國旅行和演出的照片，當然也隨之煙消雲散，僅能成為過往的回憶。



仙川駅前公園「CLUB JAZZ 屏風」



成為首位於「仙台爵士音樂節」演出的台灣人，
與來自日本、黎巴嫩的音樂家同台

像東京這樣的大城市，資訊極度爆炸，活動普遍密集，藝術家在大環境下更顯競爭。相較台灣，在日本要安排演出不是難事，容納少於 50 人的小型展演場域居多，台上台下，表演者與觀眾近距離接觸，但通常也可能真是無酬，甚至自掏腰包完成演出。儘管日本樂手的素質偏高，但生活開銷根本無法靠演出收入來平衡。唱片市場的萎靡，絕對是一大衝擊。非主流的小眾音樂，更不用說，與店家合作的狀況，完全仰賴觀眾票房，再進行酬勞的分成，生存問題尤其艱困。有些音樂家無法全職做音樂，白天從事清潔工作，晚上轉變為樂手。立志要演奏到 100 歲的傳奇音樂家坂田明（現年 74 歲，演過電影，也是發行過數本著作的水蚤研究專家），曾經中風癱瘓，透過復健，重新拿起樂器學習。年近七旬的薩克斯風樂手林栄一，偶爾一個月會有將近 30 場演出。我非常好奇，以他的資歷、輩份和年紀，還需要做這麼多演出嗎？當大部分的情況都處於觀眾寥寥無幾，收入匱乏的狀態，這樣大量的演出，肯定不是為金錢，而是在於自我的鞭策。畢竟表演藝術，是需要不斷地透過「演」來檢視，讓技藝持續打磨，累積經驗和智慧，提升實力，以獨特的個人語言內化於身心。或許如此，藝術更貼近生活，出於熱愛，非做不可，縱使無酬，仍每回竭盡全力，更顯真誠、精神純粹。



與音樂家坂田明（左圖）、瀨尾高志（右圖），演後合影

低音提琴家瀨尾高志說：「過去我只需要專心演奏，從每次經驗中獲得啟發，盡情創造，總能充滿驚喜和樂趣，永遠不會感到疲累。但現在生活中，我有不同的角色，我有家庭，是一位丈夫，還有女兒，得養家活口，這些事情比較消耗。但是，我必須盡量多去演出，才能試圖找到不一樣的東西。下次換世揚搭一座橋梁，連結日本與台灣的藝術家們。」

第二個月，我短暫停留名古屋，再前往關西地區，以大阪、京都、神戶…等大城市為駐點。距離上次我到日本，已經是五年前了，能夠和一些老朋友重逢，也算是生命中讓人開心的事。大阪的「大所帶非樂器アンサンブル POLY！」是個相當特別的團隊，他們用生活中收集而來的物件玩聲音。這次我很幸運能受邀參與其活動，前往於志志島和粟島的影像拍攝計畫，一夥人置身大自然的蔚藍海岸、千年香樟樹，自發地玩聲音，用音樂交流，彼此傾聽。在開放的場域做即興的演出極為有趣，讓各種聲音環繞包覆著，充斥著許多細微的變化，彷彿能讀懂的訊息，激發你做出回應。

在京都，我寄宿法國聲音藝術創作者 Samuel André 的家，他曾經來台灣駐村，或許是太久沒見，抵達的第一天，我們太開心了，不太能喝酒的我，那彷彿是有生以來喝過最多的一晚。有一天，竟然還在他家附近巧遇第十屆的雲門流浪者阿發。神戶塩屋旧グッゲンハイム邸的演出，知名音樂家藤井鄉子、田村夏樹，竟然出現在觀眾席中，讓人既緊張又興奮。

旅途的最後，我再次回到東京。在日的兩個月，參加近 30 場演出，與超過 50 名以上的在地藝術家交流，而絕大多數都是我第一次會面的新朋友，赴日之前僅憑網路通訊聯繫。因為我幾乎完全不會日文，不太容易和展演場域發生連結。特別感謝這些音樂家熱心幫我安排，使演出交流活動順利。雖然，幾乎每個周末都有颱風，十月中的那次，特別嚴重，惋惜有一場與傳奇鋼琴家原田依幸的演出因此取消；但是前一晚，預計提早結束的演出，卻異常盡興，無休息演出近兩小時，最終大家帶著溫暖和不捨離去。



演出實況，澀谷區 Koen-dori Classics。
李世揚、山本達久、今井和雄、內橋和久（由左至右）

閒暇之餘，我常逛日本的二手唱片行，過程彷彿尋寶，特別像是 Book Off 這類的連鎖商店，總能輕易地找到比起原價低，甚至達一折，卻狀況依然良好的碟，若是發現罕見珍稀之物，就更讓人驕傲了。此行最終帶回上百張音樂專輯，行李徹底超重，身心充電，亦感富足。

在我的調查中，有不少日本音樂家常遠赴歐美國家，卻尚未造訪台灣。我鼓勵他們未來有機會應該多到台灣走走看看，也與台灣藝術家多交流。我想，這趟旅程，不會是一個終止，而是另一個開端。我期待即興與實驗性的音樂，在台灣逐漸蓬勃，因為這類音樂所提供的不同可能性，也將是生命的不同方向。

試著崩潰的旅程

周曼農 巴洛克機器工作室藝術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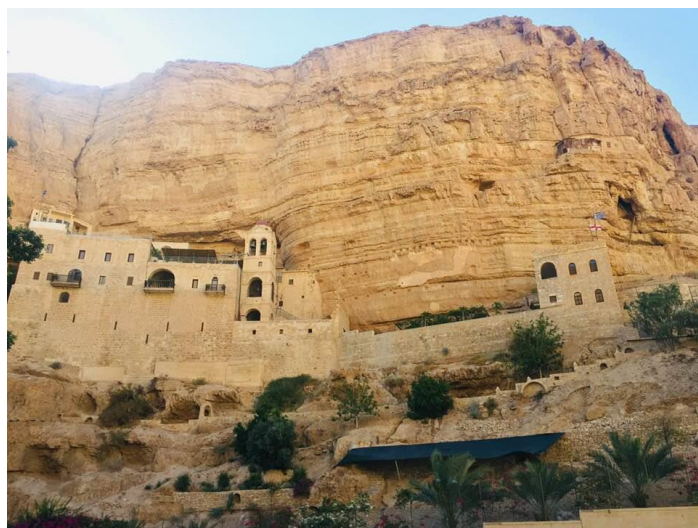
旅行國家 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亞美尼亞

旅行計畫 體驗多元宗教文化及生活，為新的創作計畫找尋靈感

我 19 歲的時候進入劇場工作，現在在戲劇博士班就讀。除了劇場之外，不斷分心往視覺藝術、科技藝術等等領域探索，在遍歷了創作與製作的多重角色後，成立了以跨領域為製作宗旨的工作室。

我是為了與女哲學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相關的創作計畫進行流浪。在她既睿智又偏執的行事與文字中，啟發我對於神聖、死亡、平等、自由…等概念的思考。宗教或有其直接貫通身心難以言說的力量與本質，然而「神聖」卻同時也是透過各種元素的調度對知覺、情感的操作。選擇在文化、宗教、歷史與政治錯綜複雜、充滿衝突與張力的西亞一帶為目的地，透過對於「神聖感」的考察，希望帶來更多的刺激與啟發。

整趟旅程燠熱而混亂。巴勒斯坦的印象宛如一部對比鮮明、快速、片段和凌亂的實驗電影。前往拉馬拉（Ramalla）的公路邊燃燒的大型垃圾桶作為第一個畫面，烈日下火焰和煙霧向上飄升，空氣中充滿臭味。人們來往，漠然而平靜。那是日常的一部分啊，會有火焰從這裡竄起，燃燒是正常的，就應該要燒起來，這是最好的。我對我自己說，意識到自己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在旅行過那麼多國家之後，第一次，感到陌生。



沙漠中的聖喬治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t. George of Koziba）

歷史與政治的傷痕滲透在空氣中

新舊凌亂夾雜是大部分城市的面貌，歷史與政治構成的傷痕滲透在空氣之中。納布盧斯（Nablous）古城的巷弄裡不時看見「烈士」的紀念照，而吉林（Jenin），佈滿彈孔的殘破廢墟旁的超市如此熱鬧豐盛，色彩鮮豔的飲料一箱箱佔據了牆面和人行道空間。希伯崙（Hebron）則宛如鬼域，我和一群觀光客站在麥比拉洞外面，望著布滿破洞與窗口的漆黑街區，茫然不知所措。在傑瑞科南邊的沙漠中，獨行於峽谷中的聖喬治修道院，仰望藍天並聆聽自己的呼吸。之後不到 30 分鐘，我和計程車司機塞

在城市的車陣和噪音中，聽他以高頻率的髒字描述這國家所遭遇的一切。密集地經歷許多反差，意識也被折疊著。即便大多數人和善地與妳攀談、抽水煙，聊健身與飲食。總是有什麼突然遞到你的面前，偷襲你。讓你無從迴避。

我拒絕了一個一直強調自己是免費導覽，要帶我走片整座城市與歷史的年輕男孩。但是卻在穿越古城的隧道時，被一個面容精緻的女人攔截。黑暗中浮現她熱切的眼神和流利的英文：「妳從哪裡來？為什麼來這裡呢？」，我花了許久時間解釋「台灣」——她以為是日本其中一個島嶼的國家在哪裡。之後她握著我的手，

「請回去告訴更多的人，巴勒斯坦歡迎你們來。」

「請回去告訴更多的人，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

「謝謝妳，謝謝妳來。」

無法迴避的是我的心。

出國的時機點剛好是香港反送中活動開始，種種複雜情緒迴盪在整個旅程中。但是因為身處情勢複雜的地區，一直提醒自己知識並不等於理解，理解並無法替代感同身受，我們既然不能真正變身為他者，所以保持中立與平和也許是最好的。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隨時都可能觸景傷情，而我恐懼崩潰，所以必須壓抑。因為那句謝謝，那種一路上壓抑的心，那種渴望自己的國家能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對象被討論、理解與看見的心，來在剎那間，以這種簡短而強烈的形式在彼此之間迸現。

然而崩潰，試著崩潰，似乎是這趟旅程的使命

在貝魯特。沿海的高級住宅區中，一個男孩尾隨著我，我忙著找路完全沒有留心，他突然閃到我的面前，露出整個勃起的生殖器官，搓弄著，臉上帶著戲謔（甚至稱不上是惡意或色情）。我呆住，第一個念頭是要打他、攻擊他（天啊，我在想什麼？），往前衝才想到我要用什麼打他？然後開始大叫，他一直維持著戲謔的表情，直到我用英文對他大叫「警察」這個字才慌忙跑走。

因為無法原諒自己在當時的無能（所以我是希望自己多「有能」？），以及大腦裡充滿了「再見到他就殺死他」的念頭。我沿著貝魯特的海邊公路快速往前走，試圖平息翻騰的各種念頭。貝魯特的海邊，林立著高級旅館、商店和 Shopping Mall，天空是粉紅色與粉藍的漸層，歐式風格的路燈亮起，隨手一拍都是夢幻景觀，可以貼在社交平台上供人按讚。我明白這個被稱為東方小巴黎的城市，經歷過內戰和重生以及現在面臨的矛盾，我明白在這層夢幻風景的另一面，城市的南端，貧困、髒亂和仇視，高失業率低所得、貧富不均、難民的種種問題；我明白騷擾一個在高級區域遊蕩的外國女性遊客，這件事也許背後有更深層心裡與現實交纏的情結。我明白這世界上並沒有安居樂業的地方，苦難從一地流轉到另一地，從一個族群傳遞到另一格族群，不可避免地相互牽連。

而超越於此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不，其實我什麼都不明白。只是因為剛剛的遭遇而不停地在腦中產生出種種自以為是的「理解」。我就是受到了騷擾和侵犯，而說到底我可是一個想殺人、想以過度的暴力平復自己無能的人啊！這才是我唯一可以確認和承認的事情。渺小的、誠實的、非常有限的，我以及我的崩潰。

粉藍漸漸轉向深藍，人們享受涼風與夜間清爽的空氣。酒吧亮起燈，一直到天亮，健美的肉體與華麗的人群在此享樂。我想起西蒙娜，我為她走這一遭，但是旅程大部分的時間都遺忘了她。如果是西蒙娜遇見這一切，她會怎麼想？她會怎麼反應？對著苦難的人、對著勞動的人和弱者抱著深厚的愛的西蒙娜，她會怎麼反應呢？

這一題始終沒有答案。

我僅能得到的關於自我小小的結階段性理解。一如我對西蒙娜所抱持著情感並非僅受其睿智與思想吸引，更是對她的偏執、笨拙、格格不入傾心。我感受到某種催促著我放下自持、平衡、自以為是，承認自己脆弱以及無能的力量，允許自己極端以及面對自己的極端。而我還在進程之中。



神聖的一種布置—特拉維夫雅法古城

理想的幻滅

徐振輔 台大地理系碩士生

旅行國家 中國大陸

旅行計畫 橫越內蒙古，完成人文地理考察與自然書寫作品

兩年前碩士入學考試時，我寫了份關於草原人文地理學的研究計畫，想探索環境退化和民族政治之類的主題。順利考取後，我任性地提出休學請求，一方面想為過去的寫作計畫收尾，一方面也打算到內蒙古做點初步田野調查。

但這或許是嚴重的誤判。剛到呼倫貝爾不久，行前聯絡的人脈陸續斷線，嘗試接觸的議題也處處碰壁。我在草原上待了一陣子，到山裡住幾天，然後在城市與城市之間徘徊。我發現不光是旅程，自己在精神意義上也停滯不前：睡眠，進食，行走，興味索然地閱讀，完全屈服於生活的僵化結構。這個世界總是以驚人的速度，使我們的經驗失去活性，思想沉寂。



蒙古小孩與竹馬，呼倫貝爾

但真正挫敗我的原因，是這段時間發生的香港抗爭運動。

那一系列事件讓我想到了 2008 年的拉薩事件，當時藏族人的名聲也差到谷底，在內地城市不光受到各種檢查和監控，甚至會遭人唾罵、無處可棲。多年前我在廣州當過交換生，那時大陸人對台灣人還抱有一定程度的好奇和好感，視之為保存了「中華傳統」的地方。近年來，台灣人似乎也慢慢被抹上滋事分子的印象，計程車司機最喜歡抱怨蔡英文和民進黨，批評他們搞台獨。但這些人講的台獨和台灣人談的台獨又不一樣。我不知道多少人意識到，在中國很多平民老百姓眼中，不接受中共統治就等於台獨，用什麼名義都一樣。



白琵鷺，呼倫貝爾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是如此，但與人社交畢竟是勞心勞力的事情。幾年前，我還相當樂於和想法殊異之人碰撞交流，但許多年下來漸漸麻木了。面對短暫相逢之人，我儘量將自己的心封閉起來，以免背負額外的身心壓力。因此若非預算考量，我也越來越傾向於投宿廉價旅館，而非青旅。

八月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待在呼和浩特。有天我發現，淘寶帳號不明原因永久凍結，無法註銷，翻牆也受到阻礙。當我不得不瀏覽境內網站時，關於香港抗爭的報導總是佔據頭條，而內容無非是暴民打砸搶燒、港警英勇負傷、美國陰謀策反之類的消息，和牆外完全是平行時空。漫步在巨獸環伺的資訊叢林裡，還原真相越來越像一句妄語。



漏蘆，二連浩特

最讓我打心底惶恐的是，官方媒體談論香港的這套故事劇本，已經在西藏演了 60 年，幾乎一模一樣，而台灣人也正要逐漸熟悉——我們都是「民進黨與美帝裡應外合欺瞞壓迫的可憐蟲」。在中國政治語境下，異議分子永遠是極少數。這一小撮暴徒本質極惡，忘恩負義，沒有教化可能，亦沒有同理的必要。他們只是完美制度運作過程中飄入的小灰塵，絕非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問題自己的問題。你是一小撮人，我也是一小撮人，就算這一小撮有數百萬乃至於上千萬，他也可以用十幾億的力量迫使你感到孤獨。

那是一種絕望的孤獨，彷彿用海洋去淹沒一場雨。

當然，除了對外宣傳，這些神話更急迫的作用是對內維穩。當國家權力受到競爭與質疑，消弭烏托邦的非分之想就成為第一要務。他們將一切賦名、支配、計畫——都在控制之下，可以預期，沒有意外，這不正是生活令人麻木之處。相較於野地的繁複性與變動性——你必得自己走一趟，才能知道森林今天會給你什麼；你要去等待，才能明白今天的夕陽和過去每一天有何不同。某種程度上，個人的異質性決定了自然呈現的面貌，這種探索的樂趣與美學，會時時激勵你保持身心活躍。



烏林鴞，大興安嶺

但自然已經不可能脫離政治經濟來獨立討論了，這也是我作為一個自然愛好者，之所以選擇人文研究的原因。自然書寫、生態批評、環境史這些領域，打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直面社會而存在。惋惜的是，我對於待在那樣的社會底下越來越感到不安，短期內，大概無法繼續投入中國研究了吧。

因此回台灣之後，又得和老師討論新的題目了。



夏日清晨，大興安嶺

當島民遇上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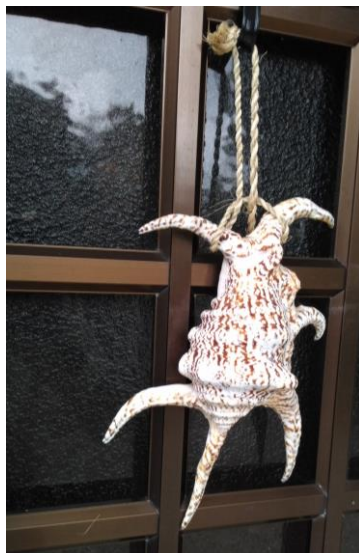
張簡忠逸 討海人

旅行國家 日本沖繩 八重山群島

旅行計畫 當台灣南方四島遇上日本南方四島

水字螺，是我一眼就覺得這裡和台灣必定有所關聯的螺類。

第一次見到水字螺，是在台灣澎湖的海中。特殊造型的螺體，讓人印象深刻。查了資料，知道牠是種可食用的貝類，還有，蘭嶼的達悟族人會將水字螺掛在田野邊，有著驅魔避邪的用意。而在日本南方的這些島民，則將水字螺和其他祈福祥物掛在家門口，同樣的意思。讓我有種在很久以前，我們可能是一家人，只是現在住在不同地方的感覺。讓我對這些和我語言不通的日本朋友，感到藕斷絲連的親切。



水字螺

八重山群島先史之遺跡，與沖繩本島以北有不同之文化，可能與台灣、菲律賓、大洋洲等地域有關。
——八重山博物館 文物誌

流浪的旅程，特地選了和我所住的澎湖望安島一樣，同樣為離島的沖繩八重山島域，離台灣非常的近，但要前往卻是非常的遠，轉機又轉了船，然後到了離台灣越來越近的地方。從這些島去到沖繩本島，也有著從望安到澎湖馬公，或是馬公到台北，一種從鄉下進城的感覺。

沖繩名謠《淚光閃閃》是這趟旅程對我很重要的一首歌。在我將出發流浪日本前，靠著它，學會了對我像是外星文的日本五十音，靠著它，讓我在語言不通的日本哼起這首歌時，就有人能接著唱，很快的拉近彼此的距離，讓語言不再是個阻礙。在我背著大背包一個人走在公路上的時候，在夜裡滿滿星空下一人孤單的海邊，我不知道唱了多少次，依然記不住日文的歌詞，對歌詞的意義依然似懂非懂，但就像聽佛經一樣的記住怎麼唱了。因為這首歌，交了些朋友，學到他們喜歡的歌，然後因為這些歌曲而開始學起沖繩三味線，這首歌是我流浪時許多發生的開始。

八重山群島 和台灣相似的環境

從路邊常見的咸豐草、姑婆芋、月桃，到海邊的青海菜、馬鞍藤、蔓荊，到我走在路上不時可採來補充營養的小葉桑和木瓜，放眼望去都是如此的熟悉，相似的山、相似的海，連海裡的魚也都一樣。讓一開始坐著環島巴士到處閒逛的我，很快就膩了，覺得逛超市看看他們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反而比較有趣。

當朋友告訴我哪裡的海有著滿滿像星星一樣的沙子時，我並不覺得驚奇，因為在我家後面的海，滿滿都是。在一些因為奇怪礁石和潔白海灘而有名，觀光客一批接一批的景點，我也沒多大的感觸，因為台灣都有，而且絕對不輸。在這裡，讓我有感、眼睛會為之一亮的，是人，在這裡生活的人。在相同環境下，因為不同文化所呈現出的生活樣貌與靈感。

身為台灣小島島民，和捕魚人的身分，讓這裡與海相關的人事物特別能引起我的興趣，也是旅程中將我和在地人連接起的重要元素。幾張望安海與魚的照片，往往能開展出一連串的話題，從漁法到魚的習性，到如何料理到彼此的生活等等。幸好活在有手機與網路的世界，靠著手機翻譯加上比手畫腳，加點模糊空間的想像讓溝通暢行無礙。

我對他們幾乎每種魚都有相對應的沙西米方式感到驚訝，為從酒醉漁人手中依然乾淨俐落切下的漂亮魚片讚嘆不已，就像呼吸一樣，是他們的生活。

在山貓的島，我重新認識了月桃，這個台灣多到滿山跑，在印象裡只用來包粽子和編織的植物。在這裡的農人，在田邊種下成排的月桃作為田籬防風，月桃泡茶出乎我意料的好喝，月桃煮汁澆菜可防蟲，洗澡可防蚊，而我有一陣子則享受在星空下的月桃泡澡風呂浴做為一天的結束，聞著月桃香，通體舒暢，微笑著道晚安。而我家後面海岸滿滿讓人覺得礙眼擋路的林投，在這裡被取纖維製繩，做成耐用精湛的籃子藝品，貴森森的在展示與販售，讓我對林投從此刮目相看。

許許多多，在台灣也有的東西，在這裡的島人手中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是我此行珍貴的寶藏。



生魚片



山貓島月桃

兩個國家的台灣故事

在田邊製作著向布農族學來的陷阱，和他們聊著山豬與森林；讓他們知道滿地沒人採的兩來菇，在台灣怎麼料理成好菜。印象最深的是，想不到台式紅燒魚意外抓住這些日本島民的胃，看朋友細細不放過一塊肉，將我料理的紅燒魚吃得乾乾淨淨，然後縱使語言不通，也拿著紙筆問著我食譜的樣子，我知道，我們都展開了彼此的世界。

生活，有時像個漩渦，當身在其中時，會讓人忘記休息的跟著流轉。
感謝這次的流浪，讓我能跳上岸，停一下好好想想。

兩個月的旅程，得到了一些靈感，交了些朋友，流浪會改變我什麼，我還不知道，但我想念著旅程中相遇的每個笑容，和在海邊三線琴跟浪聲一拍即合的音調，未來，只想繼續窩在小島，做著讓自己和世界都會微笑的事。

也許，先從在老宅裡做一個泡澡用的風呂浴桶開始吧！



在日本的小島向在地人學做手工藝

覆在靈魂裡的營養字跡

葉覓覓 詩人

旅行國家 中國大陸

旅行計畫 帶著詩的眼光，住進雲南少數民族的偏遠村落，體驗最純粹的生存狀態

為了製作一支跟死亡有關的實驗電影，2017年，我在印尼的托拉查族部落住了兩個月，拍攝當地特殊的葬禮風俗，以及開棺淨屍的「馬轟轟儀式」。這樣特殊的旅行經歷，召喚了我心靈深處對於原始生活的渴望。我想要去世界各地的小村小落居住，用靈魂與身體去感受最純粹、自給自足的生存狀態，把它們化成美麗的創作養料。

雖然我不願意自我設限，但還是預先擬定一個流浪者計畫的大方向：到某個納西族村落短居，認識東巴文化，親睹用象形文字寫成的東巴經文。原本，我想去的是香格里拉的白地村，後來，在麗江的白沙古鎮遇到一位對東巴文化頗有鑽研的男士，他跟我說了一個地名，四川俄亞。僅僅是因為這個關鍵字，我的旅行就大幅轉彎了。在網上搜尋俄亞大村的資料時，我連帶找到雲南的拉伯村與油米村，於是，這三個村莊不僅變成我的主要落腳之處，我還跟好幾位東巴和達巴祭司成為朋友，意外拍攝了眾多古老的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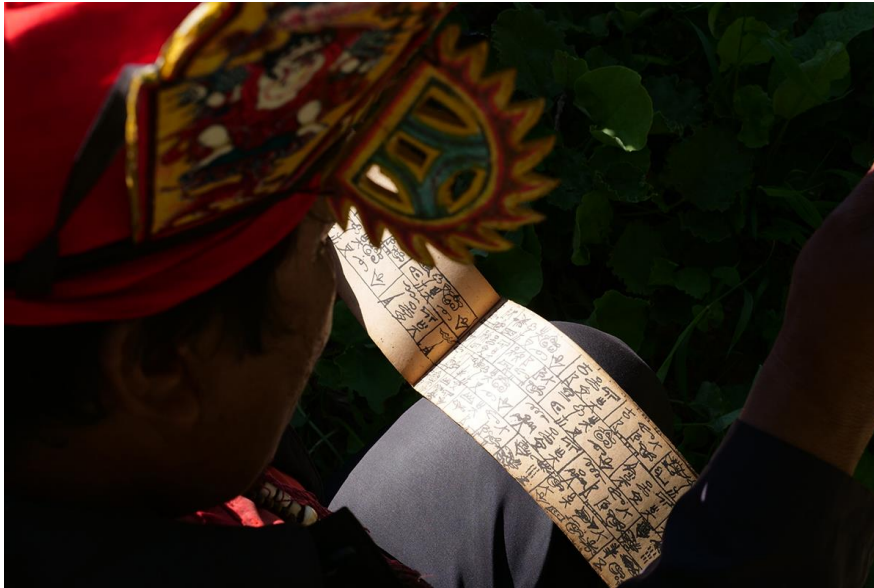
在俄亞時，有人跟我提起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美姑縣，我決定前往一探究竟，途經瀘沽湖，在青年旅舍跟老闆聊天的時候，剛好館內有位員工就來自大涼山，她說她的高中同學住在美姑一帶，應該可以接待我。我就這樣神奇地入住了昭覺縣的一個小村落，同時也認識了幾位畢摩祭司和蘇尼巫師。那是我去過最貧窮的地方，沒有衛浴設備和廁所，大小便都要在戶外的豬圈解決，卻也是最好客的地方，連被人家請吃一碗泡麵，我都感動得要落淚。

旅行的途中，我拍到了摩梭人、納西族和彝族的三場葬禮、三場消災、一場關死門、三場驅鬼、一場媳婦進夫家儀式。雖然我帶了單眼相機和腳架，那也只是為了捕捉日常風景與純樸的居民，我並非以儀式記錄者的角色前來。在雲南油米村跟四川大涼山，消災、驅鬼等儀式很尋常，特別是彝族的消災，每逢農曆七月，家家戶戶都得做。但是，葬禮呢？要有什麼奇特的機緣，才能夠在短短一個月之內，巧遇三場不同民族的葬禮？老天爺偷偷交付給我的，是什麼樣的任務？



油米村的東巴主持「關死門儀式」。

當地人相信，家裡若是有人過世，表示災厄降臨，為了避免家裡再次發生不幸，必須把「死門」關掉。



東巴唸誦「關死門」的經文



雲南拉伯村摩梭奶奶的葬禮



摩梭人篤信藏傳佛教，他們的火葬儀式由喇嘛主持，達巴祭司並未參與。

大東巴的葬禮

俄亞大村是一座有四百多年歷史的納西族古寨，蜂窩狀建築相當奇特，所有的房子都挨靠在一起，據聞是為了防禦土匪襲擊。路是這兩年才開通的，原本的山路很險峻，難以抵達，人和貨品必須靠馬幫運送。正因如此，東巴文化的保存較其他村落完整。村裡的大東巴甲阿若 84 歲，我非常想拜訪他，不過，我抵達俄亞的第三天，大東巴就生重病，過沒有幾天，便過世了。其實，前往俄亞之前，我就有預感會遇到一場葬禮，但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是儀式最為繁複的大東巴葬禮，全俄亞的東巴們都來幫忙誦經、製作法器、跳東巴舞。



大東巴甲阿若的葬禮。這是只有東巴去世才能跳的舞蹈，獻給東巴教的始祖東巴什羅。綿羊是東巴什羅的座騎。

彝族葬禮

那是在昭覺縣偏遠的山區，一大落堅毅的傳統土坯房。彝族爺爺躺在床上，屋裡吊了一顆七彩霓虹燈，轉啊轉啊，簡直就是一個燈紅酒綠的派對，即使死者的屍體就躺在你的眼前，你絲毫不會感覺到死。人們吟唱悲傷的輓歌，同時也抽煙、飲酒、嬉笑。隔日，我一個人站在荒僻的野外，注視著爺爺的軀體被火焰緩緩吞噬，並沒有感到害怕。整個場域是無瑕寧靜的，除了木頭的爆裂聲之外，還有綿延不絕的蟲鳴，逝者就這樣融入大自然的胸懷裡，成為風景的一部分。

我不是人類學家，沒有飽滿的學識以及豐富的田野經歷；我更不是觀光客，我不是去看展示櫃裡的冰冷文物，不是去觀賞餘興的民族舞蹈表演。我把自己織進活的人群、活的文物裡面，跟熾熱的地氣相連，去感受最精微的日常。我在觀看、交談中學習，用詩的眼光不停攝錄。我在意的是，人的溫度與空間能量的變化，以及眼前事物在我之內所彈出的聲響。我不願配戴任何頭銜或是拉長姿態，只是以平民百姓的樣貌，與居住在源頭裡的人們交心。

回台的前兩天，我在臉書寫下這段話：「想看什麼就能看見，宛如有神助。我真心感激這一切。有一些靈活古老的絲線，正在我的毛細孔裡滋長，等著我把它們拉扯出來。下一次，當你們再遇到我的時候，我便是全新的人了。」

70 天的流浪很短，但是也很長。我原本只是一張隨風飄散的白紙，回來時，靈魂裡已經覆滿營養的字跡。

成為你希望看到的改變

廖于吟 長期照顧工作者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學習在地老化、活躍熟年與在宅安老之高齡照顧經驗

3年前有幸學習了日本長照保險體制內的服務，然而仍不足以讓我對社區整體照顧體系有全面性的瞭解。因為高齡者一天 24 小時之中，真正需要的醫療與照顧時間是相對少數的，生活才是多數，好奇在醫療與介護保險制度之外，真實的老年生活樣貌？我帶著對日本高齡社會的諸多困惑在流浪中尋找答案…

為什麼長野最長壽？社區醫療這麼知名？

如果把長野長壽的原因直接歸因於是農業大縣、蔬果豐產，那就太小瞧了這個地區了。長野全縣貫策執行「信州 ACE 計畫」(A 運動 C 健康檢查 E 健康飲食)，並落實厚生勞働省推廣的每日 30 分鐘運動，市井小民都意識到健康的重要，自發性地邀約健走、到社區運動中心參與瑜珈，課後還可以泡湯。一般藥劑師很少會在市役所內任職，但佐久市認為市民需要有正確的用藥知識，因此有別於一般的高齡部門，特別設此一職缺服務市民。



認知症咖啡活動 藥劑師、介護支援專門員及當地居民一同參與

佐久綜合病院的社區醫療享譽盛名，深得在地人的信任，當我實地走一趟後，才知醫病的信任關係不單建立在醫療上面，而是從生活著手。

病院外圍設計環繞健走步道讓居民、住院病人、長照中心住民可以運動；醫院員工成立的合唱團及管樂團有一年一度的演出，在颱風來臨的前一天仍有非常多的民眾前來觀賞。醫院外設立健康館，定期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連院長都會來演講呢！大家很常聽到日本有夏季祭典、文化祭，那有聽過病院祭嗎？這個病院祭是在二戰後，由佐久病院的若月俊一醫師發起的，為了讓醫院對所有人開放（而非只

是病人)、拉近與居民的距離，以及讓預防醫學在社區發展，醫院內的醫事人員透過演講、話劇等方式讓社區居民也走進了醫院；這開啟了讓區域內的其他病院效法，我正巧參與了淺間南麓小諸病院的病院祭，醫護人員用話劇的方式演活了中風預防的市民講座，以及各式親民的體驗活動。在這裡，它們不廣宣醫療治癒率，而是告訴你如何健康生活。



由醫護人員出演的腦中風話劇



病院祭非常正式的閉幕會，各都道府縣代表掌旗上台

政策的思考廣度讓影響力有深度

偶然的機會發現了日本厚生勞動省（等同台灣的衛福部）、財團法人長壽社會開發中心、體育廳每一年都會主催辦理全國健康福祉祭。參加對象是 60 歲以上的長者，全國各都道府縣在各項交流賽事需派 4 員代表參加，2019 年是第三十二屆，由和歌山縣承辦，活動內容包含了體育交流（如：桌球、槌球、劍道、足球、合氣道等），文化交流（圍棋、俳句、健康麻將等），同時也有展覽與音樂大會、輔具展等等活動。承辦的縣府把所有的交流項目分散至縣內各區域辦理，例如：保齡球在新宮市、弓道在田邊市，藉由賽事的分流也促進各鄉鎮的觀光產業。

記得在南和歌山要前往和歌山市參加閉幕典禮的滿座列車上，和一起站在兩節車箱間、穿著團體服的伯伯阿姨們聊了起來，北九州的健康麻將隊大叔說他第一次參加，明年會換縣內其他隊參加；站在車門邊靜岡來的網球隊阿姨說她參加第四年了，此時車箱內走出來準備下車的福知山網球隊阿姨聽到，來個相認大會，原來兩人也同時參與了年初的一場網球賽。

辦理交流賽事的價值到底在哪裡？退休後喜愛動態活動的人可以投注在自己的興趣上，延緩老化、生活有目標、持續保持社交；愛靜態活動的熟年文青有美術館等級的場域能展示作品；開閉幕的表演者彷彿自己是大明星，掌控全場目光，成就感也帶來幸福感。各地的與會者、加油團，為各區食宿及交通業者帶來業績。延緩老化的政策，不該只是補助辦理課程看滿意度，好的政策是長出文化變成風氣，發自內心喜愛的事物會促進長者的動力，我看見活躍老化的關鍵。



北九州市的健康麻將隊大叔把紀念徽章相贈予我

創生與共生

岡山縣西粟倉村是此行最意外的美好。當地地方創生的火熱也漫延到台灣，2019 年成了地方創生元年，但我們真的掌握到創生的源起與成功的關鍵了嗎？在這個只有 1500 人的小村落也面臨了高齡少子化的問題，對限界集落（村莊因人口減少，有完全消失的危險，村莊的人口中有 half 以上 65 歲以上）未來的擔憂，激發在地人的危機意識與集體共識，公部門與在地居民對話共思解決方案，讓這個村的高齡化率每年逐步下降，越來越多的年輕夫妻願意舉家搬遷到這個村落生活。社會福利與醫療的健全及孩子的教育環境不會只是單一決定的因子，有工作機會支持生活、有友善的鄰里互助都是很大的誘因。

100 歲人瑞阿嬤說每天有居服人員協助、居家護理每週數次探訪，可以在家好好終老，她覺得自己還可以活到 120 歲。設立在廢棄小學校的小型作業所，十幾位 18 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在裡面熟練地折名牌化妝品紙盒、做各式手工勞動。一位學員抬頭告訴我，她覺得在這裡工作很幸福，這是我非常感動的時刻！社區營造是可以有別於彩繪社區圍牆的方式，從居民真實需求而生的凝聚共生、共好，讓服務串連成強大包容力的網絡，接住每一個人的生活。離開日本前，於此相遇的東京圈護理師告訴我，她下定決心移居西粟倉村，2020 年 4 月我已經看到她在那兒愉快地生活；在勞動力匱乏的時代，年輕人群聚足以左右一個區域的發展，在這個小村落，我看見希望。



廢棄的舊影石小學校的障礙者小作所，運用在地的資源做高級餐廳的竹筷，讓障礙者有尊嚴地生活

打破限制勇敢前行

原本期待照著預計的規劃與行程走踏，但流浪是很難遇料會遇到什麼樣的人事物，於是不斷地變更行程，最後索性捨棄了最初的行程表，我總是天人交戰著，是不是要繞道前往另一個地方、是不是要多花交通費去看非常吸引我的活動或場域，後來總是選擇不辭勞苦去就是了，原因無他，因為知道此行的目的為何，而人生的職涯中又有多少空閒的時間可以讓我暫停到遠方看一看與學習呢？

本性內向之人，為了達成此行的目的，每一次向陌生人開口對我都是挑戰，問路是基本款，向初次見面的人詢問去對方單位見習、拜訪、搭便車已成了流浪日常，如果不把握這次的機會，我不知道下一

次是何時，如果錯過這次，那我會不會後悔當時沒有再進一步？抱著這樣的想法，不斷地在探尋更多可能，是日本高齡社會的可能樣貌，也是我自己沒有發現的潛能（原來厚臉皮也是我的技能之一）。很喜歡日本「一期一會」的含意，也用這句話的深意去對待每個偶遇的人們，謝謝他們給我的支持鼓勵，讓我對每次的未知行程充滿期待，用彈性的心去安住每個變化時刻，身體在流浪，而心始終勇敢前行。

讓使命感發威

很多人以為一定要具備社福、醫療背景才能為高齡社會做些什麼，但旅途中遇到的人們，讓我反思是我們的框架限制了行動。

在東京豐島區的一家小物雜貨店，店主提供場地讓周邊喜愛手作的長輩可以在這裡縫紉並販賣作品，每三個月有女性照顧者聚會抒發心情、交流情報，鼓勵照顧者繼續工作避免照顧離職。在靜岡燒津市，社協的社工師邀請志同道合志工自主發起介護交流小聚，讓對議題有興趣的市民可以參與。

在長野小諸市，介護支援專門員有感於偏鄉衰弱長者變成購物難民，自掏腰包設計志工媒合代購系統。

在東京一群年輕人鼓勵青年人投入介護工作，成立 Kaigo Leaders 介護顧問公司，因為他們相信日本的未來就在高齡產業，甚至有早稻田大學的在學生也投入照顧現場，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做正確的事，不因世俗的眼光左右自己的決定。

每一個微小的力量，都是撐起高齡社會的槓桿。這些小人物教會我，問自己可以為這個社會奉獻什麼？

回望，從自己做起

兩個半月在日本本州的境內大遷移，我在秋冬兩季之間來回，打破很多原訂計畫，原來真正的流浪是無法有計畫的。看見長壽社會隱身的諸多可能性，深入社區與各實務工作者、長者、照顧者交流，問不完的十萬個為什麼，拼湊出最接地氣的高齡社會樣態。

這段旅程在心中種下名為願景的種子，一路汲取的養分，也許需要一段時間發酵，也許需要更多的資源挹注，然而面對急迫成長的高齡社會，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慢慢等待，願景若要發芽，種子也需要行動—奮力脫膜而出，甘地說：「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這是流浪後，我的答案，成為你希望看到的改變。改變不是別人的事，是我們的事；改變不是未來式，它是現在進行式。我和團隊夥伴已走在改變路上，你還不跟上！

凝視鷹獵

廖珮岑 環境管理專員

旅行國家 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

旅行計畫 前往蒙古、哈薩克和吉爾吉斯，記錄中亞草原的鷹獵文化

旅程的主要目的就是讓自己脫離原本的生態研究生活，嘗試記錄一個地方的人與生物共存的文化。因此我刻意挑選中亞這些較不熟悉的國家，並且選擇一個長久以來都有興趣的主題：鷹獵。我想傾聽當地人訴說他們的故事，想透過他們的視角理解他們的生活，我渴望將遠方的他者化為自我，深信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一個地方，記錄真正的鷹獵文化。

中亞草原的鷹獵文化（falconry）主要盛行於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族之間，時至今日，已經有三千年之久。中亞鷹獵的特別之處在於馴養大型猛禽—金雕進行狩獵。我一直以為只要是哈薩克族所在的土地，應該都有這麼一群以游牧維生的人，持續鷹獵的傳統文化。直到我旅行到哈薩克斯坦這個以哈薩克族為首的國家，才驚覺不是這麼一回事。

大部分遇到的哈薩克斯坦人都跟我說：「啊？要看真正的鷹獵？去蒙古吧！那邊保存得比這裡好。」曾經被蘇聯統治的哈薩克斯坦，在共產體制下，鷹獵文化早已式微，時至今日也沒有真正的游牧民族了，大部分的人民都居住在村鎮和城市裡。「如果中國和蒙古的哈薩克族沒有保存這個文化，應該早就消失了。」哈薩克斯坦當地人對我這麼說。

開車帶著鷹和獵槍去打獵

這趟旅程從蒙古開始，行經哈薩克斯坦，結束於吉爾吉斯。蒙古西部的烏列蓋省是中亞地區保存鷹獵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是蒙古國內以哈薩克族為大宗的省分。我花了大約十天的時間待在鷹獵人阿格拉家中，跟著他們一家人放牧、擠牛奶、取水、砍柴取煤炭、喝奶茶、訓練老鷹以及打獵。最傳統的打獵是騎馬帶著鷹去狩獵，阿格拉是開車帶著鷹和獵槍去打獵的。

每到一個地方，阿格拉都會長按喇叭，試圖驚嚇山谷中任何獵物，而另一名鷹獵人在山壁上丟石頭驚擾動物（這是比較傳統的作法）。高處是屬於狩獵者的視角，阿格拉會帶著老鷹站在山壁上屏氣凝神，而這次他轉頭望向我，用驚奇又小聲的聲音說：「You see! Fox!」接著快速拆掉老鷹的頭罩，而老鷹也不負重望地迅速鎖定草原上四處奔竄的「狐狸」，展翅，一個優雅巧妙的飛撲，只可惜這次失敗了，而那隻可憐的小東西則逃進岩洞裡。另一名獵人對著山洞開槍，阿格拉很興奮，而原本應該是狐狸的小東西，卻在撈出來的瞬間變成兔獾。

我原本期待的心情瞬間盪到谷底。那不是不為阿格拉得到毛皮而開心，也不是對於真實的殺生而感到焦慮，更不是為了兔獾是保育類物種被獵殺而嘆息。而是因為他是一隻兔獾，因為他是一隻貓，一隻我曾經去內蒙古，守著洞口一整天都沒有等到的貓科動物。如今，他歪著頭，嘴邊留下一絲血跡，毫無生氣地出現在我眼前，而我為我的偏心感到難過，我感覺我有義務要了解這隻兔獾接下來的去向與用途，好贏得一絲的心安理得。



平日的喚鷹(eagle call)訓練



獵到兔孫

晚上，鷹獵人們頂著頭燈在氈包外面處理毛皮，我好奇地問接下來要怎麼辦，阿格拉說：「毛皮拿去賣，肉留給鷹吃，脂肪留下冬天吃。」當我得知一件毛皮也只不過 10 美金時，我忽然理解到不論他是誤殺與否，這樣低廉的毛皮價格絕對無法讓他支付全家的生活，真正的金錢供應者是我，而我只不過是整個觀光產業下的其中一個過客。

但我無意批評整個觀光產業，我明白鷹獵發展成如今的觀光模式是保存當地文化的一種方法，也是對當地人目前而言最成功的方法。後來我回到蒙古首都以了解鷹獵人辦狩獵執照的過程和規則。接待我的 Sara 是鷹獵人協會兼蒙古鳥類保育協會的成員，問起我在烏列蓋的生活，我亮出兔孫的照片，她瞪大眼睛，遺憾地跟我表示並不是所有鷹獵人都了解保育物種的存在，他們不是故意的，這句話不知為何減輕我一點點的愧疚之情。當我秀出鷹獵人為了長程移動，必須開車載老鷹參加比賽，而把鷹像是嬰兒般綁在車上的照片時，Sara 冷靜且誠懇地問我能否把這張照片傳給她，她說這樣是不符合動物倫理的，她要把照片拿去鷹獵人協會作為教育宣導用。



汽車長程移動時，將老鷹綁在車上

鷹獵文化的保存始於 2000 年的金雕節（Golden Eagle Festival），為烏列蓋當地鷹獵人重要的體育兼文化盛會，最早是由兩個旅行社及當地青年發起，通常在每年十月第一週舉辦，為期兩天。不過，金雕節真正開始在國際上聲名大噪是始於 2016 年的一部電影：女鷹獵人（The Eagle Huntress）。描述 13 歲哈薩克族女孩突破傳統父傳子的習俗，不但參加金雕節，還成為史上首位獲得第一名殊榮的女鷹獵人。從此，除了當地人共襄盛舉外，越來越多的國外觀光客參與這個全球最大的鷹獵比賽，也漸漸改變當地的產業型態。有趣的是帶領我的鷹獵人便是這位女孩的父親，是當地非常有名且維持傳統打獵的鷹獵人。



會場來自當地和國際的遊客



金雕節比賽之一：狐狸毛皮（訓練老鷹從遠處鎖定獵物）

文化始終如水一般存在

Sara 表示鷹獵的觀光化發展至今，確實帶動全國對於傳統文化保存的重視，但也衍生許多問題，例如開始出現非法持鷹者、只在觀光區展示的老鷹、只養來參加金雕節的金雕、傳統上不會出現的老鷹買賣，種種都造成金雕的獵捕問題日漸嚴重，這些都必須仰賴政府、各協會和鷹獵人之間慢慢溝通取得共識，來解決這些問題。

而我也終於理解當我問起烏列蓋地區有多少鷹獵人，阿格拉用一種驕傲卻又意味深長，彷彿有甚麼物事已然逝去的口吻說：「全部大約有 250 位吧，『真正』的鷹獵人大概只有 80 位。」我知道他為自己依然維繫傳統狩獵的精神而驕傲，也為這個傳統得以透過金雕節和觀光資源延續而高興，但卻為了許多不再被用於狩獵的金雕而憂心。當我問起現在的女鷹獵人有多少時，阿格拉的眼睛立刻雪亮起來，「有 20 位了吧！」這表示突破傳統限制成為鷹獵人的女性，繼他的女兒後又增多了。這讓我感覺文化始終是如水一般的存在，是民族之間比較和容忍而來，為傳統和現代拉扯融合而生，真正的鷹獵文化還會再隨著時代、鷹獵人、旅者、當地人的想法繼續流動下去，而這也是文化之所以迷人的所在。

跟隨海龜流浪

蘇淮 海洋生態影像工作者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跟隨黑潮的流動，至日本離島紀錄海龜水下影像，探尋海龜不為人知的秘密

「海龜從何而來？會往哪裡去？」對於眼前的這些海龜，我一直有很多問題想問，心裡也充滿了無限的好奇。

小琉球是全台灣海龜密度最高的島嶼，周邊海域居住了幾百隻的海龜，這些海龜都是瀕危、急需被關注的保育類物種。小島上的居民們和海龜有共同的生活圈，住在小琉球的這五年來，我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海裡，下水觀察、記錄海龜們的生活。

海龜和我們人一樣，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有著不同的性格和喜好，海龜臉上鱗片的圖案和排列方式都是獨一無二的。藉由水下攝影去拍攝海龜的臉部照片，辨識每一隻不同的海龜，並建立海龜的身分證和海龜戶口名簿，透過影像和調查紀錄，希望更深入了解海龜在海裡面的行為和生活。

跟隨海潮流浪

海龜是個大冒險家，在大洋中旅行、流浪，有些海龜將小琉球當成短暫的庇護所，跳島旅行，有的將它當成第二個家鄉，居住於此。那麼，這些流浪的海龜們在來到小琉球之前經過了哪裡呢？離開小琉球之後又會往哪裡去？海龜是跟隨海潮流浪嗎？牠們會搭著黑潮的便車在太平洋旅行嗎？

同樣受黑潮眷顧的日本，有許多地方仍有海龜產卵、覓食，如果是這樣的話，海龜會不會來往於台灣和日本之間？居住在日本的人和海龜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心裡面的聲音迴盪，告訴著該換我去流浪，去其他海龜生活的島嶼流浪。

屋久島海龜館

流浪者計畫的第一站，我來到了日本鹿兒島南邊，同樣受黑潮眷顧的屋久島，這裡有著北太平洋最大的赤蠵龜產卵沙灘，也有一群人和海龜密切共同生活著。

我報名了屋久島海龜館的海龜調查志工，和當地人一同做海龜調查、生活。屋久島的海龜調查非常辛苦，每天早上 6 點起床去巡沙灘，記錄海龜上岸產卵和小海龜孵化的足跡，回來海龜館後必須整理好調查的數據和資料，每天 11 點準時開會報告。午餐過後有短暫的休息時間，接著必須準備協助海龜館傍晚的野放活動，活動結束後緊接著是夜間調查，我們必須將孵化後的海龜卵窩挖出來，記錄每一個卵窩的孵化狀況，每一顆龜卵、每一隻小海龜都不能放過。夜間調查回來後，整理完數據，打理梳洗後常常都是晚上 11 至 12 點，隔天一大早，再繼續重複同樣的行程。

日本人對於細節要求完美，將自己榨乾把事情做到極致的職人精神，如果不是親身參與過還真的無法體會，除了打從心裡敬佩之外，也感到無比沉重的壓力。在屋久當志工的期間，也有幾位參與的日本

志工覺得海龜調查太辛苦、壓力太大而承受不了，提早離開。

屋久島海龜館的負責人是位和藹的海龜爺爺，他已經在這裡做海龜調查 30 多年，數十年如一日。二次世界大戰後，屋久島仍有吃龜卵的習慣，如今已經是日本赤蠟龜產卵數量第一的保育沙灘。海龜爺爺跪在沙灘上和眼前的小孩們，一邊回憶著當年的故事，一邊分享著海龜的珍貴，伴隨著日落和海浪聲，親眼看著小海龜努力爬進大海，大家一起期待著在 30 年之後，長大後的海龜可以回到家鄉來產卵，原來，我們和海龜的距離，可以如此靠近。



屋久島-海龜爺爺正在對遊客分享海龜故事



屋久島-爬入大海的小海龜

小笠原海洋中心

在屋久島待了三個禮拜之後，我飛到東京，搭上了小笠原丸，在海上航行了 24 個鐘頭，來到了距離東京外海約一千公里外的離島—小笠原諸島。

小笠原諸島是日本另一個重要的海龜棲地，也是日本最大的綠蠟龜產卵地。在小笠原的父島，有著一處專注在海龜保育及飼育三十多年的海洋中心。我同樣報名了參加海龜志工，住在海洋中心和當地保育組織共同生活。

小笠原海洋中心除了到野外做海龜調查之外，同時也飼育、收容了許多海龜，這些海龜有些是讓生物學家做研究用的，有的則是讓當地小學生做海龜教育課程。在海洋中心的生活和屋久島海龜館很不一樣，在這裡的工作比較多樣，要清理海龜生活的池子，要替海龜們刷背洗澡、餵飼料，要到村子裡救援因為路燈光害而跑到街道上的小海龜，也要到各個離島的沙灘做海龜調查，同樣也要協助海龜館的教育活動。

最特別的是，小笠原除了做海龜保育，當地仍保有食用海龜的文化。目前當地仍然可以合法捕捉海龜，不過有限制數量及體型，也需要特別申請許可。在小笠原有著捕海龜技術的漁民已經所剩無幾，因此在當地特別受到尊敬，有位漁民也和海洋中心合作，讓研究人員有機會取得各種研究的樣本。

海洋中心做海龜保育和研究的人員，平常聚餐也會到當地有海龜料理的餐廳吃飯，一邊聊著海龜保育，一邊吃著海龜料理。海龜的食用文化在當地，是很日常的一件事，已經是小笠原人生活的一部分。

對於坐在同一桌吃飯的我來說，感覺很不真實，在這之前，從來都沒有想過人和海龜的相處是可以如此衝突又和諧，真是不可思議。



小笠原海洋中心餵海龜吃飯

流浪之後

兩個月的流浪之後回到小琉球，出發前心裡面的疑問仍然沒有解答。

看著屋久島和小笠原的人們與海龜之間的相處，對待海龜、海洋和環境的態度，心裡面其實五味雜陳，不曉得是感動還是落寞。

因為在台灣，我們同樣有適合海龜生活的環境，一樣有許多人和海龜共同生活，不一樣的是，我也同樣聽過老一輩的人們，回憶著當年在小琉球的沙灘仍有許多海龜上岸產卵，因為開發，如今已經幾乎見不到海龜產卵了。

雖然台灣的海龜產卵沙灘已經所剩無幾，慶幸的是台灣還有小琉球這麼一個海龜重要的覓食地，海龜們仍願意和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還有海龜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

如果可以的話，多麼希望可以像屋久島海龜爺爺一樣，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能夠一起帶著孩子們，站在同一片沙灘上，一起看著小海龜們爬進大海，一起揮手對著海龜說：「路上小心！」

「海龜從何而來？會往哪裡去？」這個問題有沒有答案似乎已經不是那麼重要，更值得問的，或許是和海龜相處在同一座島嶼的我們，「我們從何而來？要往哪裡去？」



剛孵化的小海龜(小笠原卵窩調查)

衷心感謝

2020 年流浪者計畫捐款

截至 5 月 31 日止

陳麗芳 黃裕 黃淑茹 張國揚 蔡宜婷 劉宛宜

以及 1 位無名氏

2019 年流浪者計畫捐款

施振榮 陳麗芳

黃裕 黃淑茹 張國揚 蔡慧媛 劉宛宜

以及 1 位無名氏

支持流浪者計畫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捐款服務專線 02-26298558 分機 2102

流浪者校園講座 <https://web.cloudgate.org.tw/wandererstalks/index.html>